



一张照片

张 绅 著

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报告、特写集。里面共收有五篇报告、特写，这些作品都是从各个生活侧面来反映今天的侨乡情况，歌颂了侨乡新人新事的。

目 錄

侨乡散記.....	杨 嘉(1)
我爹从新加坡回来了.....	张漠青(11)
桑浦山下的黑夜.....	庄 群(23)
一个难侨的心愿.....	韓 萌(28)
一张照片.....	张 綽(37)

侨乡散记

杨 嘉

一 不老的人

一到农村，就可以看到祖国南方物产的富饶，河山的秀丽，以及处处都是生气蓬勃得令人惊讶的新气象。我们到了新会县的龙榜乡，这种感受似乎更为强烈。这里的人，朴素、刻苦、热情，工作起来踏实、稳健，干劲简直就象条强壮的水牛，完全是属于山地农民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性格。这里远望是山，近处有水，村子内四处栽遍了树。有苍劲荫密的小叶榕，有稀疏雅淡的凤凰，也有鲜艳如火的红枫和长在小河岸边的逸致的青竹。我常觉得，树木繁茂的地方，总是青春气息浓烈的地方，而喜爱林木的人，也往往最富于生命力。

吃过晚饭，我们便到村子里去看望狗姆。这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一，冬夜来得早，太阳刚沉下山背不久，显得机灵的月亮便早已偷偷爬上天边。月色照在翻犁过的泥土上，蒙蒙上一层霜白；田野上空一片蒙蒙亮的，可以看清楚迂回的小路，也望得见对面的山头。虽说这是夜，可没有夜的感觉。

在生产队长的家里我们见到狗姆。她正在那里登记白天的工分。听到我们是从广州来的，她显得更加高兴和亲热。她已经七十三岁，满脸是记录着长年劳动的皱纹，牙齿早掉光

了，但笑声却比誰都响亮。在她面前，你不会想到人是会老的；她那爽朗、乐观的性格和富于风趣的谈吐，产生着一种感染的力量，使你永远記起年青。

“同志，坐呀。漏夜还跑来看我，难得你們这份心事。”她把話儿談开，就象对着一个异地相逢的亲友，一个远道归来的儿子，沒有拘束，也沒有隔閡的傾訴着她的家常。

“过去，个个都是斜眼望穷人，象我这样，从来就不会有人踏进我的家門；噯，如今穷人倒被人看得起。不是嗎？我到了县城，縣長給我讓坐，特別为我煮軟飯，对我比儿媳还关心。临走他还送書給我，回到家里我天天看。你們笑什么？……我不識字，可是我認得書上的毛主席呀！沒有他老人家，我們誰能有今天！

“我为什么到县城？那是去年的事了。大家評上我一等侨眷模範，要我到县城开会，县府还送給我一張獎狀。說良心話，我們人穷，可是力不穷；穷人的气力使在穷地上，荒地也开花。同志，你說是不是？

“为什么叫我做狗姆呢？噯，这就說来話長。……

“五十五年前了，那时我十八岁。男人在南洋打工，辛辛苦苦积了点水脚（旅費），回来娶我过門。可是，家里却住不下去，日担夜做养不起一个老婆。沒法子，他又走了。十三年我沒有生育。后来他又回家，我养了一个儿子；他想，取个賤名，就叫狗仔吧，好养得活。于是大家叫着叫着，便叫我做狗姆了。旧社会，女人哪个有姓名？誰象今天，記分簿上都写上了我原来的姓氏名字——簡琼桂呢！

“那时候，日子过得真苦。丈夫去了南洋，自己跟着家公上

山斬柴，一天做到兩頭黑，肚子沒頓飽。

“日本鬼子來，大家心里害怕，我的第二個兒子用竹籬將孫兒挑到石貓頭去躲避。自己留在家裏，天天燒香，求神保佑，後來日本兵還是到那邊去。噯，同志，你說，拜神就能拜得那些瘟鬼不來么？只好又走去把孫兒接回來。走到半路，便迎面撞見日本兵，自己糊塗，還探問他們是不是中國軍隊；後來聽到他們噉噉咕咕的，才明白過來，周身出冷汗！這條命不死，算是拾回來的。

“回到家里，沒得吃，上山挖黃狗頭，長孫痾痢病倒了，無法醫治，眼光光看着他死掉。……”

“那時心里想，捱到頭髮白，可是苦日子何時才得完呵？……”

“日本鬼走了，國民黨跟着來。天呀，日子過得一樣艱難！丈夫六十多歲了，死在南洋。一世辛苦，死時還見不到家人一面，噯，這就是我們華僑工人的命。……”

“剩下兩個兒子：一個在孟加錫，一個在新加坡。國民黨時代，都不敢回來。家里只得媳婦和兩個孫兒，老的做不來，少的不會做，一家四張嘴，都是能吃不能做，那日子才苦透！

“誰想得到，苦楚也真個有盡頭：解放了，共產黨來了！

“到土改時，我們家里也分到田地，窮人也翻身了。

“同志，你們莫見笑，在解放前，我一向吃齋、拜神，拜來拜去拜不到好日子；共產黨來，天地變了樣，日子翻過來，我才把香爐丟了，還拜神做什么？！

“我們是窮人家出身，只懂得勞動；我一生也是只愛勞動。我這人，從來就連一刻工夫也閑不慣。

“土改过后，村里組織了互助組，彭耀能当了我們的組長。

“春耕蒔过田，耀能跑来对我們說：‘田是自己的田，大家应当勤捉虫才好。’我听了，回答他：‘別乱講！毛主席分田給我們，哪会把虫也帶來的？！’果真禾給咬倒了，剛分过田，上一造便失收。

“下造天旱，听說田里又長虫，噯，断过的桥不能再踩，自己便夜里也下田去捉。到秋收，我那片田出現了千斤亩，全組增产四成。

“政府知道了，賞給我們組一張犁，一把鋤，一斤肥田料。乡里还評了我是功臣。

“同志，你說，我这算什么功呵？还不是跟着共产党走，才有这样子！

“1954年春天，互助組轉合作社，我便一心入了社。

“別的人說，入社辛苦，又沒錢使，做起工来吱喳吵鬧。我不信。苦还苦得过往日？我决心走毛主席指点的道路。

“有的人看不过我那样子，便笑話我，打击我，我才不理睬这些！

“那时，初組織起社，困难真多。社里沒有本錢，我想，社是大家的，你有份，我也有份，社好了，你好，我也好，水漲船高嘛，只要社好，还何必計較个人呢？我便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投給社，帶动了大家也向社投資，有了資金，用不着伸手向政府借貸了。

“入了社，就知道社的好处。我逢人便宣傳，夜晚还独自跑到田里查看谷秧是不是会冷坏。看到有些果真被冷縮了，我便撒些干灰盖住，回来再動員大家去护秧。三天以后，秧苗露头

了，全都長得又青又壯。

“插秧的時候，我說有些人沒有插好，別人便嫌我多事。這怎能怪我？政府號召大家要深耕細作，不是么，同志？

“插下了秧，禾長大了，天曠亮我又家門戶去發動捉蟲。懶一點的人便埋怨道：‘村里老人多，只有狗姆最巴閉（嘈吵）！’我當沒聽到，依旧到處叫，蟲還是被我們捉光了。我自己一天捉過九百條蟲。

“牛入了社，有些人不大肯照顧，冷死了兩只牛仔。後來我自己照顧，三更半夜，點起燈到牛欄去喂牛。現在自己的那頭剛生了牛仔，雖是歸社的，那也好，也是增加了財產呀！

“這一年，社又增產了，比互助組時增加了兩成半。

“我的孫兒可以入學校讀書了。家里也可以賣出了余糧。去年（1954）我還買了十五萬元（舊人民幣，以下同）公債，媳婦也買了五萬元。

“年終我被評上愛社模範。到處表揚我，俱樂部還替我編了歌兒，四圍演唱。噯，想起共產黨當年打游擊，吃青草，啃皮帶，為的什麼？還不是為了我們能過好日子！今天我們多勞動，多賣余糧，又算得什麼？這是本份嘛，算得上什麼功勞？！

“從清朝到國民黨，我見過了幾個‘朝代’，沒一個比得上共產黨。只有共產黨好！我天天勸孫兒勤力讀書，事事要跟着共產黨走。飲水思源，我們婦女就要一心記住毛主席！

“什麼？你們男人也要記住？好嘛，誰不讓你們記？大家都記着好下……

“去年秋後，社擴大了，大伙都爭着入社。

“人多，心齊，力量大，勞動起來更熱鬧了！

“我是老社員，就要事事帶頭。你別看我年老，我還能拾瓜藤，打牛繩，捉秧虫，晒烟，搓烟繩，選種，縫草，捉牛虱，巡邏秋瓜，……笑什麼？有時我還要向領導提提意見哩！”

“今天我才跟李杞嬌每人拔了三十斤花生。你問問隊長，我今年掙得了……多少？唔，总共是一千二百多工分。”

“別人說：‘狗姆，你快骨頭打鼓了，還這麼積極？’”哼，我偏有信心，一定要看到社會主義，看到用拖拉機耕田！

“一個人應該望遠處走，不要貪圖近。看得遠才能看到好世界，人心也寬敞。”

“你看，我前年還剪了髮，今年我還能學跳舞，入夜學。噯，我這人，真是人老心未老，就是一心要跟上潮流！”

“我們還算什麼進步？！”聽說別的縣已經成了千斤縣，我們還差得遠，連社也未達到千斤社呢，要更加努力才是！

“你問我有什麼想望？……哦，就是前些日子我真想去看蘇聯展覽會，去看看蘇聯耕田的機器，可惜沒去成。心裡想：將來在自己田裡看吧！你看，我這人就是生性這麼快活。……”

狗姆一面談着，一面夾雜着笑聲，把四周的人都逗引得愉快、活躍，屋子裡又溫暖，又歡鬧。

我們跟她辭別了出來。屋外的月色更明潔，微寒的天氣使人感到越加清爽。一路上，我們看到社內的青年突擊隊趁着月夜趕種冬耕，從田裡不斷透出歡快的笑聲。舉目四眺，這裡盡是青春的土地，不老的人群！……

二 荒山變果園

還未到杜阮區，一路上單車工友便不斷對我夸贊着那里

出名的土产：烟叶、秋瓜（普通叫苦瓜）、蘿卜、辣椒、沙葛，……而在他認為最值得夸耀的，却是龙榜乡的菠蘿山。

关于菠蘿山，倒有很多帶着贊美的傳說。有的說：这里从前全是海，突出海面的都是高聳的峰巒，当时只有那菠蘿山又平又闊，所以它便成了漁夫的晒网場。有的說：那山头开闊得可以辟做飞机場，也可以跑馬。有的还作推测：合作社將來要从那山頂开筑一条滑道，把熟了的菠蘿滾送下山来；不然，十多万个菠蘿怎样挑下山？……

說是菠蘿山，其实就是开荒开出来的两个山头（大的叫象山），种植起菠蘿园。开垦的面积共約一百亩，种下的菠蘿苗有十一万棵。

1954年夏耕时，一批一批的菠蘿苗运来了，这是农業合作社向供銷合作社訂購的，供銷社还說这是难得的外国好种。那时田事正忙，沒工夫来管这些。果苗放着，是会坏的，这怎么办？退嗎，可不成；要种，一时又难抽調出人手。有些人动摇了，有些人埋怨事先沒有計劃好。合作社領導上經過研究，决定要完成这一任务，于是动員了全社四百多工，开垦了四天，把十一万棵果苗全种下了，两个山头頓時变了顏色。一談起这些，社內的人就觉得驕傲。到今年夏天的时候，菠蘿成熟了，这將可以为社增加一笔財富，为国家添增大批輸出的物資，分長出的果苗，又可以分种其他山头，或供給別的乡、社，使这附近一帶的荒山都变成了果园。一想到这些，他們臉上就会漾开笑容，心里就会感到甜潤潤的了。

菠蘿山是屬於龙榜乡第一农業生产合作社的。不是組織了合作社，斷不能有这么大的气魄和力量，也不可能进行这样

大的投資。这个社的主任，就是彭耀能。

談起他的家庭，有一段故事：

十八年前，他的姊姊的未婚夫在南洋打工，病死了。封建的習俗叫這做“倒瀉茶”，最不吉利，再嫁也沒人敢要。鄉中俗例，姊不出門，弟也不能先娶。家鄉不容人，兩姊弟便只好分開，姊姊獨自一人到南洋去，在橡膠廠里當女工，一直到今天。

彭耀能留在家裡，那時才十五、六歲，心裡想，拚力干吧，干不來，再走南洋。於是便埋頭生產。所謂“人勤地不賴”，他日夜勞動，勉強還掙得口飯吃。但這裡是山地，缺水；雖然出產不少，種出來的烟，運輸國外（目前有些運到蘇聯），秋瓜送到香港，蘿卜銷向外縣，但糧食不多。終年辛勤耕作，也僅夠維持伙食，富是富不起來的。

土改結束以後，彭耀能那時已經是生產上的能手。他首先在鄉內組織了互助組，自己擔任組長。這一年，互助組獲得丰收，增產百分之四十，由省授給愛國豐產獎狀。

1953年秋後，由互助組轉為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才二十五戶，但却是全區的第一個合作社。他是社主任。

到1954年秋，又比1953年增產百分之二十。社的威望很高，要求入社的人多，社便隨着擴大。到1955年，社雖然在上造遭遇旱災，仍能保產；下造獲得丰收，每畝最高可割一千四百斤。社又再擴大了。目前全社已有四百五十五戶，是全省有名的大社。全社組成了一支九百人的勞動隊伍，正向着二千三百多畝耕地和廣闊無邊的還在昏睡着的荒山進軍！

彭耀能的特長，是熟悉土地的特性。隨便在全鄉哪一塊田

上抓一把土送到他面前，他便知道这土来自什么地方，应该种什么，該落多少肥。他最善于领导和推动生产。他知道，这里人多，地少，要富裕，除了走合作化的道路以外，还应当开发荒山，扩大耕地面积，进行多种经营。

所以除了开垦菠蘿山以外，社內还建立了一个試驗农場。

負責农場的叶伯（名黃芳基），已經五十五岁了。二十年前他还在越南的时候，就听到人說，南方的山地，是可以大量种植高粱的。1936年回国以后，自己是貧苦农民，顧上兩餐也不易，哪还有余力試种高粱？但一望到乡內四周的山崗，这念头便熊熊不熄。参加互助組后，仍沒力量实现。入了社，派他負責农場的工作，他便馬上进行了多种农作物的試驗。

高粱試种成功了。种出来的品种非常高壯，穗穗飽滿，割了下来正打算送去县城展覽。这样的高粱每年可連种三造，每造每亩可收四百至五百斤。現正計劃开荒大量种植。除高粱以外，还試种亞麻、月光花嫁接番薯等。

叶伯对耕种技术肯苦心鑽研，多方設法进行試驗，并热爱自己的社。这令我想起，当侨居海外的时候，我也曾在馬來亞的橡树园，苏門答臘的板廊（林場），以及越南的椰园和工厂中，遇見過不少华侨工人。他們勤勞、儉朴、勇敢，長年艰辛劳动，忘記了时日，不知道疲倦，流淌的血汗滋潤着热带荒蕪的土地。他們为別人建造起工厂、桥梁、洋房、花园、……，然而他們能够进出的，却只有監獄的大門。他們的心，是多么怀念着家乡，向往着祖国呵！当他們回来以后，生活在解放了的祖国的土地上，他們一向所具有的那些优越的品質，就象冒芽的种子，被开发的矿藏，有如叶伯一样的得到充分發揚的机会，在

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設事業中發揮着他們的一分光和熱。

龙榜乡第一社目前除了加紧进行冬耕，提出了不荒一亩地的口号以外，还積極地开筑山塘，植林，广种旱地作物；要改变荒山，建造园林。他們有着豪壯的雄心，堅强的信念；他們今年所想的，来年就一定会成为现实！

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华侨，他从十六岁便离乡远渡南洋，在海外从事垦殖。最近他忽然写信回来查問他的家人，說是想回乡生产。他的弟弟已死了，乡中还有一个侄儿，于是由他的侄孙写了一封回信給他：

伯公：

听说你要回来，我們多么高兴！乡里自从組織了合作社，一切都变了，早变得不是你从前那个老样子了。我們合作社正要把荒山变果园，农村变花园，河流变魚塘，稻田变谷倉。这計劃就快全部实现。你要是迟点回来，恐怕連路也不認識了。……

这位日夕眷念着祖国的老华侨，离別乡土已經五十多年，他連作夢也不会想到这就是祖国农村今天现实的情景吧！

我爹从新加坡回来了

张 漠 青

我流浪遍整个宇宙
到处找不到我的光明
如今回到我的家乡
爱情唤醒了我的心灵

——苏联民歌

……我爹从新加坡回来了。

你知道，我在娘肚子里，爹就去了新加坡。头几年，还有信回家。到我四岁那年，日本鬼子打进新加坡，信息就断绝了。娘虽托过几个水客打听消息，也都不知下落。一直到前年冬头，我托人写信给侨委会，请政府帮忙查问，当时也只是为了尽这一点心，没想到就真的查着了。旧年十月，侨委会转来爹的信，娘一面催我念，一面拿袖角擦泪。当我念完了，她蓦地扑到毛主席象前就叩起头来。

我爹信上说，他在新加坡又失业，又生病，日子过得很苦。娘流着泪说：

“写信叫他回来吧，咳，七老八老的，还要在外洋受罪……”

不久，爹回信說就要回來，正在辦手續。自從接到這個消息之後，娘變得好說話了，對我出去開會也不再羅嗦了。她一收拾完家務，就坐到村前的大榕樹下，眯縫着眼睛，用手在額頭上搭個涼棚，盡朝路頭望着。等到太陽落山，看見我們收工回來，她才直起腰，顛巍巍地走回家。

有時，她會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問：

“阿蘭，你看見你爹么？”

我心里又感動，又怕她失望，搖著頭說不出話。

有時，她會一把攔住別人，問：

“你看見阿蘭的爹沒有？高高的個子，四方臉，穿著——哦哦，他現在穿著……”

人家都說：“大嬸，你別急，他說要回來就會回來的。”

娘嘆了口氣：“唉！是的，托毛主席的福，保佑他平安回家。”

夜里，娘睡不著覺，經常囁嚅地自言自語。有一回，我半夜醒來，聽見她抽咽著說：

“……你說，過個三年五載，發了財就回來，可一轉眼就是二十四年，我們受的那個罪呀，你知道么？我守著阿蘭等你，盼你，那些日子可不是人過的。……”

娘受的罪我知道。——爹走後，她生下我，等到我剛學會走路，爷爷死了。你想，天災人禍，家里又沒個男人，又缺勞動力，春耕秋收，事事得求人。那時我還小，不懂事，有時給地主放牛回來，一踏進門，就看見娘獨自個坐在灶邊流淚。我扑到她懷里說：

“娘，你哭什麼？”

“咳，不知你爹還在不在，要是有個三長兩短……”

“娘！”我抱着她哭了起来。

到我十岁那年，鬧起飢荒来了。娘打算把我卖到地主家，她說：“阿蘭，去吧，跟着你娘只有餓死，就算摘掉我这顆心肝吧……可就对不起你爹。”

我說：“我不去，娘，要死就死在一塊。”

娘一把抱住我，母女倆哭得暈了过去。

那次虽沒卖成，可也实在熬不下去。娘只好拖着，我，跟大伙去逃荒，挨飢受餓，吃野菜，吃观音土，一直挨到解放才回来。那苦楚，可就不用提了。

娘还有一樁心事，她怕我爹在南洋另外娶了女人。——哎，二十四年来，她不是等于在守寡么？她守得人也老了，頭髮也白了。……

想起娘的这些苦处，想起她盼望我爹的心情，我忍不住陪她哭了一陣。

娘就这样日夜盼着。终于在今年春节，正月初三，把我爹盼回来了。

那天，我們俱乐部正在彩排，我化裝成一个老太婆，臉上、額头上，画了一道道的黑綫，我自个对着鏡子正在好笑。忽然，門外伸进来生产隊長李金旺那張又長又黑的瘦臉。他冲着我，尖声嚷道：

“阿蘭，你爹回来啦，你还不快回去。”

我呀地一声跳起身，把手里拿着的那面小鏡子也摔破了。演員們一听到我爹回来，也唏哩嘩啦地喊道：

“到阿蘭家里去！到阿蘭家里去！”

我們轟地冲出了門。

李金旺在門边直跺脚，又好气又好笑地大叫：

“你們瘋啦，这样子怎么見得人！”

大家想起还没有下裝，哈哈地笑做一团，又轟地冲进門，搶着下裝、洗臉。……

等我跑到家里，一看，喝！好象在开全村的群众大会，差点把我家的小屋給挤破啦。

“阿蘭来了！”李金旺喊口号似的叫起来。

大家刷地閃出一条路。

我从人堆里冲到前面，只見娘的眼角噙着泪——那是一个人过于高兴时流出来的泪。她滿臉的皺紋好象开了花，踉蹌着，扑到我面前。

“阿蘭，这是你爹……”

你不知道，我腦袋里的爹，是个四方臉、濃眉毛、高大强壯的老人。这都是平日听娘說的。我把这些話記在腦里，搯成爹的模样。誰知抬头一瞧，跟我想的完全兩样。——爹太老啦，頭髮眉毛都灰白了，穿着一套破旧的白西裝，人很瘦，只是眼睛还滿有精神。看上去，他很激动，瘦削的兩腮顫抖着，显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，举起手，又放下，只对我慈祥地笑着。

“爹！”我喊了一声。也不知为什么，心头突然一酸，扑到他怀里，放声哭起来。

娘平日說我太野，說我太倔强，說我太任性，說我沒見過爹，所以对爹沒感情，从来沒听我叨念过他老人家。其实，娘不知道我的心，我要是也口口声声叨念起爹，怕她早就要哭瞎了眼睛哩。

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感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。他說，

“咳，想不到……想不到我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女儿。……”

一顆眼淚，从他下巴滾到我臉頰上。接着，又是一顆。……

娘說：“好啦，讓你爹歇歇吧！”

又对爹說：“你坐下吧，好好歇歇吧。咳，水路迢迢，又暈船，又嘔吐。你看，正月里还穿着白衣。”她說着在屋里轉起来，“阿蘭，我的新棉襖呢？拿給你爹披一披，別冻着了。哦，你还没有吃飯吧？”

爹說：“別忙，我不餓。”

娘嘟嚕着，擠出人堆，跑到灶边去了。

突然，她又从人堆里挤出来。

“阿蘭，我留着的那几个鷄蛋呢？就在灶頂的瓦罐里么？哦哦，你看，我这个好記性……”

她剛蹣跚着擠回灶边，又突然从人堆里伸出头来。

“阿蘭，你問問你爹，先煮几个甜鷄蛋吃好嗎？”

还没等我开口，她又說：“叫你爹坐下，歇歇吧。”

我耳朵尖，听到一个声音說：“你看，她大孀乐得象个新娘子了！”

我把娘的新棉襖給爹披上，把他扶到交椅里坐下。

这时，几个干部挤进来了，乡長、社主任、党支部書記，还有妇女会主任。

乡長是个翻身农民，土改时的农会主席。他对我說过，他做小孩时，还跟我爹打过架哩。你見過他？对，嘴唇上有一片黑胡子，一天到晚笑嘻嘻。人家說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沒見他發过一次脾气，真是个好好人。

乡長躬着腰，笑啦啦地跑到我爹跟前，一把抓住爹的手，